



15
1225



15
1225

142

門 45
第 1225
卷



鷄

舊
鈔
本

林

子



鷓林子引

鷓林子退耕山中五年因避俗駕日把書坐茂林見尺
鷓往來飛鳴聲如互荅輒輾然大笑曰此吾忘形友也
意有所得取木葉書之漸至數筐兒子輩易以剡藤復
穴敗葉樹下畱此筍中昔戴顓持柑聽黃鸝以為俗耳
鍼砭詩腸鼓吹此吾與尺鷓論事耳故曰鷓林子云
嘉靖戊午秋日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鷓林子卷一

桐城趙鈇鼎卿著

閣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徒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嗚呼吾輩見前賢著作初盛氣觀之自為能過及學稍有得然後覺其用意深遠邈然難及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易心生則學不進

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

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
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
服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得晦堂發明透徹所謂四時
自行百物自生者也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吾有旨於其言
學者單一生精力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然竟何
所發明信詩者文之餘也

范景仁與司馬溫公皆上疏諭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
論難凡數萬言往在館職唯議樂不合弈碁以決之君

實不勝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
向所說樂論八篇爭論者數夕不能決又投壺以決之
景仁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
何所以平勝氣也勝氣難平唯在虛心觀理若詞鋒甚
銳則宜暫止少選氣和是非自見故人知有言之辨而
不知無言之辨辨之至者如復墨守牢不可攻知者
代作畱俟百世可也

徐師川山谷外甥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
谷者不樂荅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

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夫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而學者自述亦曰某氏某氏之學今師川名成職重遂俯視外家不有涪翁以至後世父子兄弟亦各立門戶自成一說以相雄長古道蕩然盡矣嘗聞潁濱於東坡亡後亦曰此後文字人不謂家兄手定矣潁濱且然他尚何責哉昔陳無已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二公自能用情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爲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嗚呼安有入人之室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雖爲愛才實已長傲而爲之子者挺然受長者之顧亦自忘其有父賢者若是乎噫年少未能窺人人可以窺年少矣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議飲酒誼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此吾人

最受傷處也然則昔之酣叫盡謂坐上無人乎因人以爲疏密所失多矣古人閨閣之中相對如賓何況見客然聞言知謹亦見省發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憾悟終成善士此正見吾儒作用隘者不爲孔孟之後惟明道識得此意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

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腴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人皆以是稱謝太傅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顧在是乎邇來都城多盜往往候門相第陰入篡取莫能窮詰而姦作不時潛入中朝事體夷庭無不訶知欲立保伍人至不敢夜行殊亦廢事識治體者當自有說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輒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

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輒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以九齡猶喜輒美交道可知矣然則正直難偶何但君臣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
今道家用符法禁呪不甚信之及讀稽聖賦謂鳩善禁呪其性甘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防然而起斲木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局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嗚呼主人博與於僮僕何與雖受鞭撻猶不忍棄去此其好德之心可與汝汝者道哉今人子弟之於父師少加訶責已不能堪去此僕遠矣

陸相知舉放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

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仕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
荒矣羣無以對夫舉士公典也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
崔之言市道也羞稱爲宣公弟子然則不舉陸氏子是
乎非乎曰顧其才何如耳如其不才黜之非我雖然世
少厚德嘗見霍渭厓有門人請宴諾之至日不往封書
一冊送之宴上乃羅峯張相公祭文也當時霍與張同
主試張公故門人獨無言霍以是愧之曰死且不奠牛
而食我寧有敬心乎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由是觀之
良田多矣不獨陸氏就荒也

王求玉除尙書僕射素有腳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
夏王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
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
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
以白衣領職嗚呼收時望者要在得賢任事乃僅取充
位惡得爲賢宋之君臣兩失之矣近世亦有以虛名得
美地縱職業不能人猶怨之盛名亦復累人若此唐常
袞當國崔祐甫在中書舍人岑參初掌綸誥稱疾不宿
直崔以舍人職在樞密今疾久雜局袞曰此子羸疾諸

賢豈不能容崔曰相公若知岑疾不當遷授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亦自有見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老弱居半又皆京師遊蕩之夫及內臣家僮子姪代役其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艸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交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訛言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及余巡視團營時以

是爲言逆鸞竟不行豈真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譁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蜣螂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轉糞丸至濁者也久之成蜣白如尸解僊去其尸解時必入土余嘗掘而視之其形似蟬夫蟬飲露至清者也而蜣螂能化而爲之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抱朴子曰立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卒能去穢忍飢則又足嘉然則清者必多飢乎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項羽英雄猶不懼可憐容得辟陽侯遂得狂疾而卒夫醕謹者自無口過而儉夫不但好訐人私往往輕伐古昔卒被人非神譴以口滅身孰爲幽冥可欺傷哉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吾聞長者之言不覺瞿然夫以醉語細故動相苛責誠非曠度飲者不自操持率以酒失求原大非善事如遇褊心人則灌夫之禍

前車可鑒今又有人假酒佯狂敢行欺侮醒醒謝過罪歸麴生則又濟惡助姦蔑德甚矣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俾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嗚呼此吾之所未解也異姓入門最易離間有道者處此亦自有法今欲全友愛忍廢人倫所謂因噎去食者也賢者之過亦能害事抱朴子曰兔不牝牡騰蛇不交不可謂貞此未足稱也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

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嗚呼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令益疑駭吾鄉有張姓者兄弟甚友愛喪母卜地一僧指曰近舍有佳兆但弟不利弟即拜謝曰兄如富盛自當恤我葬後季室子孫遂至逃絕與此相類然則地理天道不相統貫耶一言偶中百世傳疑今兄弟眾多常有數年爭勝不葬其親者誰與決之

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

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嗚呼此古人所以物物爲之所也後世當軸者率引用子弟私人列置要地不復問其修職與否甚至亂政亦所不計其亦未以造化爲心乎吾嘗三復斯言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曰長吏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陸不以禮處人又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嗚

呼此長者之言也。今人于坐立稱謂之間，好爲低昂，自爲持體，往往顏色詞氣，變態立異，殊爲可笑。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驩洽，忽報屬吏見，卽斂容厲聲。公曰：「安得爲此？」曰：「見屬吏當如是。」公大笑曰：「此好作生人相也，亦是涵養。」朱定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此與微生乞醯事何異？孔子美之，蓋微生好

直，嘗以佞譏孔子。孔子舉乞醯以美微生，能委曲以行其德，非徒直者後人以爲貶辭，非矣。此自盛德事，何庸貶刺與？纖纖以有無爲情者，不同。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官以公禮格之，今成其老，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漈爲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

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
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
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
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
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沂公曰老夫
過矣澥退沂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嗚呼君子以禮自
處亦以禮處人禮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乃
責人以禮外相崇裴澥則堅自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
賢者器識何別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
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嗚
呼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昔范蜀公有子弟赴
官乞書詣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
多則難爲立朝抑何超然遠覽彼肯向人庭前與槐柳
並列者耶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
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
蕩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

此不作詞曲此真可以戒矣今人好爲淫詞使歌者習之媒褻閭里如聖人作當在流放之列其有以前賢爲戲罪且無赦豈止墮冥道而已儒者亦復爲之法秀之言誠爲善誘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嗚呼今人好壞前賢遺迹其亦未聞此論乎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世多求者輒令斷毀曰爲地方去累非惟不知

好古其忍心甚矣使輪議當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
茗谿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唯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夫詩在言志豈貴新奇此何指諭嗚呼是詩也使李陵聞之誠中阿堵若誦於蘇子卿之側當咋舌自愧矣

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彛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元移刺子敏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

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
馬驢行古人用情乃若此今人有求率意取色受朝有
抗詞暮有隱禍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二相忘
情得失並足嘉尙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夙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
云當如我已夙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
終嗚呼今人常虛懷物外雅慕向公曰嫁娶未畢尙滯
佳期夫嫁娶何與吾事吾人自爲兒女作駟僮耳俗緣

難斷終阻遐蹤兒女催人何能了了終是透此關竅不
得爾每念及此常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
仁以萬民爲芻狗父母不仁以兒女爲芻狗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
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
二子並爲外任第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
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
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
無所求此真可以勵俗近世紛紛乞恩抑何不達

張宣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
海中樓闕金碧瓊瑯珮者數十人揖宣出紙請賦詩
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
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句
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
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僊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觀
此可以知作詩之旨夫詩貴情景穩稱作帝王家詩不
得用田間語若賦野叟林翁使內殿祕閣事恐菜餚中
著鱗脯不得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于刑部議法眾欲計
至元鈔二貫贖滿者夙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
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
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
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
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
相遠也以絹計贖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勅施於邊
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
似不足深取也卒奪眾議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按總管

趙全及諭奉御徹里論桑哥丞相之惡吾常偉之曰承旨立朝大節總總可稱乃獨稱其字畫何也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乃知多技累人也故法秀師亦嘗讓李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久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

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夫以冥道相誘雖非至論謂士夫作畫行已可恥亦名言也學者當知所重毋託辭於遊藝焉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蚤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

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
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
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
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嗚呼古人愛才曲爲保護若
此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爲心則善類全矣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盛
爲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食之此古今人
所共高者但置主人何地如不可共食則不當往省因
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

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腳疾
使一門生二兒擗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終是胷中灑練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卽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畱器
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
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
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
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此王魏
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若非公事自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密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雜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觀此二事則知所以安儲君全臣節矣昔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

共鬪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卽日竄勃輕動若此豈不悲哉

御史臺有闈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諠于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闈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覲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復于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

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大都與庸人言不得不多與君子言不得不簡自有詳略耳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誥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箸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今人慕僊悅佛妄念盈腔乃欲變食便可永筭可謂不知順天者矣然清心寡慾節食頤貞亦是美事但不可有妄心耳

晉朱侗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侗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

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慶厯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人服其言後溫公欲用張無盡嘗問東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

良服轅者使妥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觀此可見志剛氣銳終非遠到東坡以氣節自負乃爲此言亦是作劄子斬人後漸有覺悟耳

宋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皆高大何耶令狐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亾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由是觀之服之不衷所關甚重君子必不隨時變遷以媚時好重服所以重吾身也
獸之中聞獬豸獨邪又有名牛形狗聲者食禽獸逢忠

信之人則嚙而食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邪正不同獸類且然世固有崇顯奸回屏黜善良者亦其秉懿好德之心得于天者自少耶噫
魏元忠上封事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故陰陽不和拔士爲相變貂不庭擢校爲將予嘗謂選將求材無論卒伍擢校之言足爲至論夫世祿損智紈袴生愚專屬將門往往失士今募兵乃取之民間而論將多拘於世類此饋師所以成風而軍威由之不振主國是者當有

遠鑒

昔仲長統著昌言人皆謂詳觀時蠹成昭政術其損益篇有曰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噫以是爲言是導貪長慾

顧足以厲人臣之節乎今聞有道之士亦曰居鄉則一
介不取柄用則揮金不顧人皆以為通似亦非中正之
論也

鵝林子卷一

鵝林子卷一

桐城趙鈇鼎卿著

昔白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
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
嘗賦有木八章其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檉凌霄
以諷在位與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云
云則託以自謂若然其真可以羣矣
鄰超少卓犖父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
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若超可謂能掩父

之過者矣嘗聞呂涇野以少宗伯歸其子向家僮索求
宦資無有遂致笞責涇野覺竟開於官治其罪夫以涇
野爲父乃有是子以鄒愔爲父乃得鄒超然則鸞鴉寧
有種乎子之才不才信有命矣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
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
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夙不當是一名士
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嗚呼人之所至難得者
壽而彥回反爲多壽所累此孔子所以責原壤也昔箕

子論五福亦必以好德爲言好德非福乃所以致福者
爾人而無德雖親如兄弟而反望其促雖聖友如孔子
而亦惡其不夙然後知天夙不足惜而夙有餘責然後
足悲耳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
有爛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
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
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靜少任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嗚呼此不惟

有知人之明亦且得避嫌之道可謂善處友者取以爲
法晉公劄記曰丁亥水滸李贊皇之術而之韓少
戴叔鸞少便誕節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
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
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
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
之可也論者不能奪嗚呼此情實之論也今人哀不
而禮有餘詞甚戚而貌益腴視此媿矣但情既不佚又
能申禮食旣不甘并能變食始爲善道叔鸞此舉要亦

矯世者非自以爲當也

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侍御史張仁禕高宗臨問仁禕
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禕連曹頗知事由仁
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
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也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
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夫代人辨對非素致爲時
所重者不能而高宗雅能容之君德恢然大矣今人雖
有密友稍蒙外議恆恐餘波相及卽推而遠之能代直
於當事者之前尙少况以君父臨之乎然仁禕一遭誣

奏便惶懼失次亦非唯度嘗見吏郎林東城許石城二
公爲臺官所論例應奏辨林悲鬱不能作一詞許旣自
陳又復爲林公作朝士以是觀二公器度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
不時應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
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所
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
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嗚呼當
國者必有如此度然後可與言天下事否則從風靡矣

後人未及拜官先學作諾時事可知已

文然戲字

潘孟陽在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伺
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
豈有爲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縑其危可知
遽勸潘避位夫遺縑求見其人足鄙而其權勢能使人
以一見爲重夫豈無自今士夫欲倚權門先交歡僮僕
甚至投刺稱號卒以此敗皆用權者炫赫之過也善乎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
願見者每患闖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

曰胡存齋在家鳴呼開門延賢猶恐賢者不至豈有拒賢者於門庭之外乎可以鑒矣
韋斌謫蘄春時李鄴侯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聞鴟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為惡苟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鴟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夫鴟自有聲無與人事而人苦忌之抑何不達昔有牝雞夜鳴主人烹之明日懷憂以問伊川先生先生曰彼妄鳴自合烹耳於人何與然其家亦無他嘗聞道家言人姓名具在陰司欲學道須變姓名遠遊四方

庶可逃避此亦掩耳避鴟者也

衛茲弱冠與同郡巷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衛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訛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子於服飾器用之類率不能辨往往託之於人一售即止不復相疑見士友中必手自揣量驗估儻不相值數反不已嘗側厭其多事及其既用之後子物先弊乃歎為人所欺今見子許亦足自解

孔恂及齊王修識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爲亂世之
姦雄潘縉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漢高
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張九齡識
安祿山必亂呂誨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爲
國家賊天下之大蠹數公不知從何而知真爲先見
今內府財物未進十庫先戶工二司主政驗之然後從
西安門入又特敕臺諫各一人同內臣驗收其法非不
甚密近內臣用事專論常例不復辨其物之美惡雖臺
諫亦不能主持以致百姓交納倍費又不足以供國家

之用雖府庫充盈實皆朽濫所謂官民俱困也嘗見唐
開元初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
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
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輒爲悵然感念弊政何時可已
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
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暉入侍帷幄瑾謂暉曰陛下
比日所行殊非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爾爲餘
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

已暵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以爲言帝驚
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
宥夫諂佛阿上固非直道因事啓納多所解悟亦不失
其爲忠張文隱公嘗欲詮釋道德經刪正道藏諸書定
爲一說以獻竟不獲就齋志而沒惜哉

昔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廣煮茶之功李季卿宣諭江
西知伯熊善煮茶召伯熊執器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
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更
著毀茶論至宋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歐公聞而

歎曰君謨士人奚至作此作備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
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於茶鑑水甕中立名其
於激頑起廉風猷劣矣學者猶稱雅致反讓季卿吾謂
季卿能賑水厄功亦不小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
煖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今仕人以近侍爲熱
官以外臣爲冷官亦以去日有遠近與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
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

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郎日毀其樓吾嘗遊
江南見一士人忌鄰家高第乃計向背造宅舍使樓脊
直犯其門以相厭害夫古人不欲臨高窺人况肯損人
自利耶風俗薄惡甚矣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
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
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
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臥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
竟不聽客語嗚呼此韓公諍臣之論所由作也夫言官

貴知治體或人言其細我舉其巨人或多言我獨無言
鶴立雞埒羽儀自在乃以洒自亂豈君子安身之術耶
後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
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
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相命可逃亂世易避達人玄
識嘉遁有途豈網羅眞能彌空而黃鵠無由狎舉耶此
皆以劉阮爲宗佯狂避世君子中庸殆不如此
人之所以貴長年者豈無謂哉以父子兄弟日相保聚

親戚朋友日相呼樂而貪生乃欲一旦滅情去性超然
僊境縱能得道以風爲馭以雲爲車以時爲月以日爲
年以琳琅爲宮以珠玉爲食五倫盡去四大以解亦何
益乎昔老子有云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死夫以死爲
佚正謂耳目不交心志無慮復還大化冥然忘形若猶
強留人世浪寄乾坤時異世殊亦自感愴便使頽然忘
念而生人之理蕩然俱失旣不能經綸宇宙又不能興
亂持危雖神氣常生亦與鬼物無異吾嘗謂僊者有形
之鬼日中可見鬼者無形之仙幽暗乃出况四大強合

終難久存而世人紛紛遐想翬舉反致摠苗喪生求延
得促覺也晚矣昔范忠宣公云人或相勉以攝生之理
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
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與吾心豁然相契乃益
信其灼灼耳
今之學者得一把茅覆頂便非朱攻陸毀道罵佛實陰
藉其意而陽乙其文標置門戶爭爲一祖細求其實無
甚發明畢竟何所裨益昔唐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
言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爲異

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美泉之言有味哉殊可深繹
唐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此言當爲帝王法此所以奸宦相戒毋令帝王讀書見前古治亂興亡之迹亦是仿此

王介甫呂晦叔同爲館職當時館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於于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能止人言必識見過人始得介甫偏執一生獨心服晦叔急於引用後論新法不合乃歎晦叔有共工驩

兜之奸不知平日心服者何可見知人不明一日諸士論劉向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未決介甫來衆問之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對曰同姓之卿與衆乃服觀此則知止人言不易也而二公深淺見矣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今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所覽見舊儒弗及夫將以智爲上將不知學則習無由生雖勇力過人僅百夫之敵耳今人論

將不知出此昔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卒退
楚師由是觀之將可不知學哉今之將者一字不識徒
以弓馬爲事亦何當於折衝稍能談說前事則又趙括
者流此武事所以不競也噫曰登高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
不危此遊山訣也不但可以登高子且用以涉世

黃巢作亂帝遣田令孜擊之親餞章信門賚遺豐優然
衛兵皆長安高資世藉兩軍得廩賜侈服怒馬以詫權
豪初不知戰聞選皆哀哭陰出資雇販以備行陣不能
持兵觀者寒慄今團營兵大率類此前庚戌之變參將
陳燦領兵三千防守陵寢迨賊忽至止四五十騎兵皆
跪迎瞑目令解甲先獻引頸受刃後燦坐以失律餘兵
例猶給賞禁兵不足用自古然矣事祖士言深好弈棊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
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

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
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
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
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遊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
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
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
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
足也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卽
傲然自足謂簿書奔走可以長守祿位不復事詩書矣

又有好誕任達率以遊燕爲歡見人著作轉相嗤笑曰
爲人辨覆瓿者動以蕭雍州恭爲言恭見梁元帝居藩
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
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
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
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自著述求名誠爲可笑
然與潦倒杯酒沈惑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
陵之每休假之暇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語人曰吾
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開心之所願是

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
非為力強嗟夫吾嘗云得書能遂生前樂好學非干身
後名每誦琰之此語不覺神鬯同心之言何可多得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
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樂聲自
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
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
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日
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

日乃與世訣願畱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
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
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
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
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
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
事與其勞心聲泗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夫以
暮年耽於聲樂固爲過計而坡老善誘其說止此豈無
有別說更可怡老者乎然亦可爲吾輩小歇肩方也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
與中閨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
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邪不干正於此
可見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斂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从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
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旣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

雄蓮生背夙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
資乎晉王稱善後柳仲暹先爲牛奇章辟客後李衛不
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暹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
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爲嫌仲郢
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
取衛公兒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
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
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
其家已空遂絕烝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與從質正

員官夫二賢之言不惟理既順正而辭亦暢達能使怒者忘怨抑其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雖有恩奸儻遇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交亦所不惜用情之薄遂至於此存此二事以敦世風官世藏世訓令以滋味潤南宇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彼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收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略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夫以身庇人尤人所

難昔聞石塘公爲大司寇時嘗與三法司會題適廷尉後奏上怒降首事者一級時公已兼宮保腰玉矣乃削兼官僚屬勸公自明公不辨曰尙書猶在也後任冢宰一考復賜玉人皆服其雅量見前輩風流令人羨慕無已然溫公輕舉亦自可戒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日亦復何須得食昔王思寂舊壑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族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周以此爲愧若有田能如此作用亦自不惡但以聚斂營之誠無用田爲
范忠宣旣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穎昌爲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止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尙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

蘇州時蔣希魯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艸遂更爲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嗚呼昔人識度乃爾今率假重於人得有司片板數字懸之宅里以相夸耀甚有乞建求助上以此爲惠下以此爲恩一時成風恬不之愧亦見世變凡新羊入羣爲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

羊義獸也見虎不避羣鬪爭夙乃觸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夙此所以有道者不輕定交一與之交後夙生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始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今法司中鞠獄每事必□有一二婦人啓釁證佐皆由此等常見男子易屈婦人足智難理京師四方之極乃爾溷亂竟莫能革何由興化外郡以逮婦爲最辱往往構訟連年不解亦司

理者無復以克敬爲心耳

盧思道聰明俊辨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才學兼著以此知士不可一日不學若更知所以學不但善變素絲天地造化在我矣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負不

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
利處之噫交道甚難在士遜則當忘勢在玄季猶當異
禮非曰曲徇所以全交爾
明皇友梯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
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
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
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
足以經國詔止朝謁卒使憂鬱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

豈神效九耶嗚呼吾每讀天生羽翼之言不覺愴然動
念嘗見家人翁止生一子念其孤立每以爲憂及連舉
數子則喜以羣枝相附颿風不驚及其長大各立門戶
則互相讎隙反結外姓以爲強輔恐其室人是自翦其
羽翼而假人爲重者卒生禍亂而昔之強輔終非一體
亦皆散棄始知友生不如兄弟嗟無及矣

鷓鴣林子卷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鳥林子卷三

讀書貴神解昔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
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
馬略其立黃取其駿逸善學者顧不以記誦為能也故
謝顯道誦史不遺一字程子以為玩物喪志亦是此意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
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謂看畫有

益於讀書吾所未解其以爲益故重畫脂畫膏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
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
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
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共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
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今見博學之士以才華耀
世羣競尙之因是驕縱竟以惡終則昔之強記多識適
以助過遂非雖不足以欺目前而後世誦其言或有想
見其爲人者又殊可深罪

劉尹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
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
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君雖不君下安
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夫
言多不法若置而不問則畱民害若因訟言以去長吏
則來者不振嘗與一當道言曰宜卻民言而以他事去
之則法行而隄不裂始爲政體然又有因是而大與民
讎者可勝歎論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

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令乎驢
鳴本無可悅耳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
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
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父昶以其癡會無婚處任
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
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嗚呼今人不知擇婦惟重世
系豈知鸞鳳寧有種乎王公超識至此其英才挺生不

獨有女德云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
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顰舉弓而射卽中之麋
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
鈴亦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
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
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
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亾時雖小然
已見父手迹便戲歎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

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其拜爲三日畢還見崔
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
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
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亾人而入其墓追憶
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
旣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
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
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詩曰煌

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
未及秀中夏羅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
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
親金椀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椀及
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睡之形
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
慨然歎歿生之立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
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大家
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

而亾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
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
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燠溫也願
永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
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尙書植
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余嘗聞高太史談河
南有一鬼戶甚奇竊疑其說今讀孔氏傳若相符云河
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
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婦斂時物也問曰此物奚至

酒保曰有一婦人時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當至
因竊視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蹤迹之及暮
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冢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
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
十丁鄉人稱爲鬼戶由此觀之宇宙間何所不有但人
不及見耳

谿鷺五色尾有毛如船柁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
無復毒氣故曰賦云谿鷺尋邪而逐害此鳥蓋谿中之
敕邪逐害者故取以爲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谿鷓於

水渚宿先少若有敕令然又其浮遊雄者左雌者右羣
伍皆有式度今科中皆服谿鶩而揖獨尙左或取義於
此
李文靖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意堂
前藥闌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
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而
韓魏公所至輒起宮室務求廣大壯麗人亦未嘗以是
短之可覘二公所存不同故規模亦別
余友汪子苦性急櫛髮不順卽拔髮幪巾偶引他髮卽

裂其巾諸事稱是余嘗笑曰人七情互用安得獨行多
怒人皆憂其達日何以居位余曰政爾不達後果以貧
卒一日讀中興書見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
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屐齒輾
之又不得瞋甚復取入口中齧破吐之王羲之聞而大
笑此與汪子何異述固急後遇謝無逸以事相忤極罵
述正色面壁不動謝去良久問左右曰去未荅云已去
然後復坐性急乃爾能容此固小巫見大巫不覺自屈
知世復又有善怒者因書以爲誡

桓沖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乃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袵矣俄聞淝上大捷慚慨而薨嗚呼此何足歎也吾方美之夫讓揚任荆推賢也遣兵內援忠國也知賊所向審機也淝水成勳當共爲國喜反

重爲已愧此桓車騎之所以止於車騎也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旣早亾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致老無敢取者此亦用情太過也裴室亦能久留其女此誼倍篤後庾亮兒會遭蘇峻難其婦諸葛彪女也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荅曰賢女尙小故其宜也感念亾兒若在初沒彪視遁何如哉
呂夷簡生四子皆穎異與夫人語四兒它日皆顯重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一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

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
果大拜夫父母之視子自言語學識起居動作皆可覘
驗必待碎器而後見乎蓋人之器量於成敗得喪處最
易見故以此試之然文靖獨先忍碎四寶器亦見量處
大丈夫以量爲先

彭城元伯楚歷典二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敕子便畱
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亾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爲
頽耳此可爲超識遠邁常情今仕人在外幼子弱女雖
問關必載還本土祇是俗情不割耳昔有友人爲小官

卒於貴州予勸卜葬於彼人皆以爲不情不知古有行
之者書此以證吾言之非妄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荅
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年耳檀
越旣履順遊性何羨遐齡人稱善誘此與孔子朝聞夕
死之語互相發明

吉安永豐山中有地名回龍院極爲崇峻文山先生一
日奉皇后避亂過此爲元兵所追走入院中兵益近自
度不免乃禱于山曰若趙室尙可延長此峯當傾橫絕

山口以過來兵山峯遂崩兵至路迷遂不能度山中有
毛姓者族甚衆因畱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
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
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
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
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
永豐人名汝霖
元文敏公元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
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主

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
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主歎服今使臣冊封
宗室或封外國多用武臣爲正文臣副之武臣不但受
其贈金反多索焉文臣則不受或原於此其所儀刑者
甚遠也

余嘗讀水心葉公進卷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
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
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
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

不幸而失養民之權專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

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不能自養小民而吏先已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此論甚得治體按周官十二政曰安富曰恤貧貧者恤富者安此聖人之政所以爲平故萬物各得其所

衛靈王从夫人無子傅妾有子一日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緇之人也得畱幸矣又煩孺子我甚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甚便傅妾泣曰夫人欲使妾氏受

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
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
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
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奉上下之
儀修先古之禮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
內逆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欲自殺夫人聞之
懼許畱終養噫若衛夫人者可善處子母嫡庶之間者
矣夫子王則母后禮也禮無二后則忌生矣忌則不終
故秦尊華陽則廢芊后與其廢也寧外故曰善處子母

嫡庶之間也而傳妾則自以爲罪而要之以死則尤難
矣亦夫人素所處者得其心也不然長信宮之行恐自
不免矣

吾聞德清有女獄山問之曰有姚恢者縣之千秋鄉人
東漢時爲清州刺史時與沈戎爲婚姻縣東北有柯田
山水嘉甚恢謀定居其女泄之沈氏爲戎所奪恢憤賺
女歸寧竟囚之苧谿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戒其後三
世不得舉女女獄山卽恢囚女處也嗚呼異哉田居細
事也竟以是而滅天性之恩世固有若人者語云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爲狼人情大可畏矣
昔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請於晏子曰於何之母
从兆在寢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哉爲子復之
不得將若何曰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搯心立餓枯槁
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見
公爲於何請景公作色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有葬人
主之宮者乎曰古之人其宮室節不侵民居今奪人之
居廣爲臺榭使死者畜哀生者畜憂不如許之公曰

諾於何葬其母涕洟而去噫景公晏子俱盛德事也難哉
於何又能誓死得如所請則尤難矣余甚疑之夫人主
之宮从者穴之世寧有是理乎但當卜地官爲之改葬
使得合焉則民得償地之便而宮亦無入鬼之凶矣
晏子亦未之思耳嗚呼若此者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
也
嘗讀後漢書見李固既策罷知禍遣三子歸時變年十
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其知事本
泣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

京有頤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見受害文姬乃告父門
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人古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
孤李氏存滅在君矣成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
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受
從學酒家異之因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
冀誅而災肯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
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
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
見悲感旁人旣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

廷傾亂梁冀肆虐吾令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
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
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四節爲位祠焉晉辛憲英辛山
女也適羊耽憲英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
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
赴爽來呼敞俱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
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
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

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爽耳做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做曰然則做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做遂出宣王果誅爽做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逮鍾會爲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

之出爲吾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國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吾於史中見二女才智有非丈夫所能及者俱以知全其第全其子可易得哉因錄以傳孰謂生女不關門戶哉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

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繼
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
乃持劔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
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
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近
聞湖南一學士無子陰搆有娠者取以爲妾遂生五男
今族人皆外之不許入廟編牒若然是不但欺其先祖
實自欺耳作此何益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年不還叔漢作尙書郎

人告子方歿于汝南卽遣兄往迎喪叔漢發哀詔賻錢
二十萬旣而子方從蒼梧回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
妄罪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
十視父同儕亾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
也罪不可加焉詔許還錢復本官此事世多有之昔一
仕人誤傳病故銓曹遂作缺補注一官二人因以一人
他徙銓曹遂遭浮議落職良以遠言易僞不可不審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葬行來必選日卜時少
有違礙則以爲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讎之

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與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舛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辭駕畱止還舍觸忌則

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後坐女壻亾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爲證因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隋起居注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其略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艸火麻荜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

魏志
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吾味其言以古人改火其意義至深遠也然亦非難行之事後世偷惰於細事不肯一爲之况望其他乎余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行之一家卽毋論順時救患亦足以見師古之一端也

隋牛弘嘗從容問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

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从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噫此後世通弊也今簿書委積而磨勘之使冠蓋相接自謂盡法實徒滋姦亦何益於政理故省官不若省事千載名言何時得去掾吏使我心目豁然亦一快也

隋辛彥之拜徐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世臣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高祖以是爲學力尤爲有見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莆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

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噓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河東柳詵隋帝甚重其學嘗引入內閣論事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輿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

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
伏以像警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于座與相
酬酢而爲歡笑夫古今君臣相得者多未有如此之甚
者其何術致此觀其與嬪后同榻其食大低便佞爲人
主所狎耳然亦大異事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
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
車爲遂焚之夫古人有車惟恐人之不借今人有車惟
恐人之借古今人相遠若此要之能以物公之於人非

有道者不能昔孔子不借蓋於子夏以護其短而子路
之志願惟以車馬衣裘與人共在賢者且以爲難他可
知矣

許詢王循論理其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
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道林曰弟子
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耶豈是
求理中之談哉今人請學論事各求理勝往往詞色俱
厲甚至作書互爭多至千百言使者往返四三不止亦
是涵養未定

戴安道從東出謝安石往看之謝本輕戴相見但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甚妙謝悠然知其量此安道之所以爲安道也其視不對米價何如有道者其度量語言自別

王莽之子宇非莽所爲身先被殺褚淵之子賁非淵失節遂不復仕人之無道父子之間亦不能容況他人乎士誠不可以世類論也

齊循吏傳載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嘗非洽

上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外令吏衣冠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褻恤乃敕不給贈賻嗚呼此豈人君之言乎今仕人亦復有是其說者是亦仲長統之見也梅聖俞作碧雲駮其言專訐士人而於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攻之尤力且言多涉陰私穢媒可笑以聖俞乃爲此其終身坎軻不得大用得非天道與孰云外史之言爲可信哉讒舌一鼓千載受誣奸人多以是害人於百世之下可罪也已

鷓鴣子卷三

鷓林子卷四
桐城趙武鼎卿著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
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昔先正亦云積書以遺子
孫子孫未必能讀吾嘗笑其言夫積書所以尚友古人
自廣聞見豈徒遺子孫為功名計耶若特是為產恐亦
易徙昔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損俸買
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皆不孝似亦過
為著意與李贊皇惜平泉花艸其意相同噫此豈一家

鷓林子卷四

桐城趙武鼎卿著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
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昔先正亦云積書以遺子
孫子孫未必能讀吾嘗笑其言夫積書所以尚友古人
自廣聞見豈徒遺子孫為功名計耶若特是為產恐亦
易徙昔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損俸買
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皆不孝似亦過
為著意與李贊皇惜平泉花艸其意相同噫此豈一家

能數百年物耶吾每蓄書輒祝之曰願長有賢者披閱
不使蠹魚相侵更得展用卽爲得所但惜書過甚不輕
批點友朋相借猶有吝心亦是癡態未除
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
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二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
叔忿其世衰植杖巡舍□□而哭不爲營事婚宦親知
每以爲言繼叔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
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
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處不肖

子只得如此昔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
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爲其子數月呼博
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
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此則
爲不肖子所苦矣殊失料理可爲一慨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間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
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有問余者曰
此可爲法乎笑曰此急救良方也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

語富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安
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
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道王公此處高於
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
會布以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
頭深欲繳納又思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其
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公不聞宋子京
事乎昔晏元獻當國于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

一第於近處居之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達
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艸詞極詆斥方于京揮毫之際
昨夕餘醒尙在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
亦憮然而去余嘗聞諫垣中一人與一部卿甚厚偶以
事相忤已具奏論列猶飲其家傾倒而去少選而言章
上矣明日又復往顧曰偶議論不合故相辨證非傷之
也古今人情反覆多同可慨也已

周墀節度鄭滑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相私語澳曰卿
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

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
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嗚呼
此真可以爲萬世法誠使爲相者以人才進退之權付
之天官兵馬之權付之司馬錢穀之權付之司徒刑罰
之權付之司寇而吾一一責其成功如不得人則亟請
易之天下何憂不治後世以公家之權濟私家之用政
事日非率皆由此雖然權亦自能累人昔王安石在侍
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所
當舉行及入政府孫莘老李公擇請舉行之安石不可

曰是又益兩參政何與前言異也此惟恐太阿之柄持
之不專其志難行寧能免於用權故卒以專僨事
范蜀公鎮至和中嘗論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
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今戶部司錢穀兵部司軍馬連歲虜騎日驕
邊塞多事議者輿言築牆增堡募兵紛紛不已戶部轉
輸多出額外數百萬度支不繼率請裁抑三部題請常
令廷臣會議不決與此何異嘗見戶部王柳濱在部時
每抗沮兵部所議未幾轉兵部職方戶部諸郎相慶曰

柳濱去知錢糧詘乏不致妄與矣已而所用日增且言
某藏可動某儲可支戶卿夏松泉銜之竟表免削職一
人之身旬月異官一人之心旬月異趨此無他地分不
同耳以是知會計不可不詳且豫也
祕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
死後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
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
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

入議勲貴在焉皎事旣不可追旻先豈容復濫上然其
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
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
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由此觀
之殿陛鞭扑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
都士不憚削職亦不避遠竄但惡辱體受刑死於杖下
當國者往往藉是以箝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
免也

王佛大臨荊州甚得民和桓南郡時在江陵旣爲本國

且奕葉故舊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
通人未出南郡乘輿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
王亦不畱夫對客鞭人長者不爲而乘輿徑入亦非所
以事邦大夫禮也士者往往恃故舊望人以格外相容
不惟難行抑且自損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
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于安道安道
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
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

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輓天下高此兩人夫愛
才公心人皆以引用爲私近見楊費諸公人之所用已
必斥之未幾已之所用人亦斥之往往才智之士遭相
臣一盼者動擯棄終身更不追論公私以爲進退良可
歎惜視前輩風流遠矣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尙書傅季友時與徐羨之共
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
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
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其參同異蔡曰我

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夫審而後入旣不忤
人亦不失已眞可爲法
學者要有偉量淵衷使人不能窺其涯涘方爲入道之
器常見士夫羣聚少負寸長急於自見往往以聲色示
人令其望而知辨皆不能善藏故耳昔徐羨之自布衣
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
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
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
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

長魏陽元爲鍾毓後將軍長史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
爲籌畫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
陽元旣容範閒雅兼發無不中舉莫能敵毓謝而歎曰
吾之不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夫使人知之不盡者必其
藏之有餘若一見而知底裏淺也甚矣

李光顏初任都統韓弘惡光顏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
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
行之勤光顏大會將校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
軍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以女色爲

樂爲我謝公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嗚呼感人
原不在多僅僅數言已足以奪韓弘之魄而收軍士之
心卒致斂手削地皆由於此大抵奸雄巧於伺人多以
聲色貨利少不自持卒爲所窺有識者自能察識所謂
上將伐謀殆多類此

庾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
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袞曰夫拜人之親者
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昔侯
霜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于道昱迎

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納交何爲見拜
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夫不輕拜人之親與
不輕受人子之拜可見古人交道最謹彼豈輕爲然諾
有匪人之吝者耶

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
出自本縣武吏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
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敎
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詣之僧真承旨詣敎登榻坐定敎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

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嗚呼世祖安得有此人君
之言以天子不能與人一士大夫然後爲天子後世官
階多從中賜以致紛紛陳乞朝政濁亂皆由官職不重
故耳惜哉惜哉昔優人李可及擢爲威衛將軍曹確曰
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
下之賢人士工商雜流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也
今而位將軍不可此謂至論愚嘗謂工匠雜流官當止
於文思院但因功以品祿若以卿寺之銜與之終非所
以別九流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判官包孝肅爲使
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
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以
此知其不屈昔王丞相導同大將軍敦飲於石季倫崇
家崇出妓勸酒不飲則殺之導素不能飲是日沾醉敦
獨不飲至殺三妓導勸之敦曰殺彼家人耳於我何與
竟不飲此皆大不近人情者所爲必如此然後能亂天
下呂公以安石貌似王敦信然
王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願受賂遺爲州司所檢有

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用
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蒼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後屢
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歎然
則仕人必先自足其欲而後可以爲廉乎後雖清潔亦
何補於宛陵之塗炭然始爲蜚蜚終爲玄蟬猶爲善變
今人初第刻意厲行要致虛名及其位高乃縱濫如係
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至郡察知之
重其高名不効反與溫牋辭旨放蕩則又出清波入汚
池去述遠矣昔與王介甫同爲濬州太守嘗論

晁秘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
世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
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佳客旣無自己庖厨而器
皿肴藪悉假貸於人收拾餽飭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
之氣終是不去非如貴公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
辦由此觀之集句真不足重昔王介甫素好集句嘗以
此困人人嘗以久假不歸譏之後詠石硯爲東坡所屈
使聞此言當更愧恨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徙不如意則臥一榻

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不復揮扇以此避暑恐不如姚崇騎騮遊茂林中更爲清適

慶厯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孫之翰爲諫官嘗家居石介過之介言富公言滕宗諒等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置宗諒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欲抵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不知所決翰曰守道以爲如何介曰竊慮之乃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

也嗚呼不論法而先論宰相之意此天下之所以不平也不如此則法且不行可奈何此亦難過責富公夫法者君相所持以平天下者今宰相以意爲重輕苟一於任法雖不失平然互有異同終不成獄衰季之世事多若此不然徒成一去國之名耳若杜范則猶可以理事非凡相比

昭宗時有一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號孫供奉朱梁僭號令此猴隨班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跳躍奮擊遂被殺吾嘗歎明皇之象後唐之猴可流芳百

世矣此二獸者其亦國士之報與衛懿公之鶴乃獨不
然愧之愧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省試皆不與迪以賦落韵
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汪疏畱乃奏乞特
收王文正公爲相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
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
啓遂收迪而黜邊今人不遵朱註務爲奇說致令後生
方習六甲卽欲彈射朱陸亦自多事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

石相知最蚤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
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
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
宗頷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吾是益驗訓吝謂吝於改過尤妙蘇東坡未
李觀作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
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爲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
名陸希聲以爲觀上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
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夫

文貴質多而不貴文多於此可見此韓公所以起八代之衰也
桓文林姑是楊司空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止于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祀因縣發取祀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用情若此良可拒矣今人率以貴盛驕其戚屬令人茹恨可以爲鑒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于儒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嗚呼士人中亦有得此術而取高位者大都馳中駟以當下駟愈自覺其駿逸耳孔子惡子貢好與不若已者處亦是此意
真經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出此與孟子掘井之論相似顏子未達一間還是有餘土在
馬季良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殫相望季長旣飢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若較尋尺羞滅無資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騰召嘗見後人有非爲貧而
仕之言以未免爲飢寒所累要之聖賢涉世不苟求吳
祿仕亦未爲害道

昔羅友少有美韵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
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桓溫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達須
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
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
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裴休披毳衲於歌姬

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賢者何
得爲是吾恐脫俗良不在此近聞唐伯虎高才被棄遂
恣意放浪狂態百出嘗變服乞食虎丘山遇遊客賦詩
不就遂從旁續成朗吟數聯客驚前視卽大笑而去人
皆以爲達而不知越禮違教所損甚大亦由羅友裴休
作俑於前也以是爲通達君子恥之

張天錫在北數遊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
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慕廉潔

之行覽蔓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
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夫與其得之於心不若見之於
事實政未能及人慢遊徒爲玩物此止可間一行耳昔
東坡在杭嘗云了郡事於湖中吾猶病之此飾詞欺人
何足爲法
紫微貞經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
獨存財色於己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美口卽
有截舌之患夫蜜刀之喻可謂切譬但不知冥室中自
有常明者在不待持火自外來也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
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
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
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
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
知叩頭乞罷監軍宦官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
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竇之禍皆由謀之不足
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

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僊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坡詩不及文亦坐此病詩若淘洗不盡則珠玉瓦礫雜然並陳總不成文此數十位聖賢中著一个屠沽兒不得

有真人問人曰子嘗彈琴絃緩何如荅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荅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

琴道可得矣此言見道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祕監不復用嗚呼此真足以塞諸佞之

途矣夫執政之門窺伺者衆不以賄進則以佞人賄進者其害淺佞人者其機深一不加察則顛倒是非贊成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噫兼政者了此則事可過半矣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夫自不爲戲易使人不敢戲難此豈無道至此然戲謔最害事文公竟以此得罪吾有此病故存前車用誠後乘爾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

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夫古人欲得一士雖裂防破格不以爲私今人嚴於避嫌一字之差率標黜之安能得士然防之益密而用意益奸往往厚棘叢中私植桃李乃知禁密不足以杜奸而適足以滋奸也噫

唐李景莊老困場屋每被黜母輒撻其兄景讓一日宰

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被
撻由是始得第武爲弟子時家君甚嚴每試有司不在
前列輒怒自吾母以及於兄弟皆辱及之吾少嬉戲吾
母與吾兄弟皆含淚勸學曰勉之吾等不見爾榮先受
爾累後得第皆私賀曰自是父可無罵矣今見景莊不
覺愴然

李錫之爲蘆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包山舊無三班謂蛇
虎雉也自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是山川之氣因人而變
也又聞人有飲狂泉而狂者有飲盜泉而貪者是人心
反因山川而變可謂不善變矣昔吳隱之有清操曰泉
安能易我心一飲而去後不聞飲盜泉者化而爲廉則
隱之清德乃不如李錫之政乎理不可窮若此

漢崔瑗臨終顧命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
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遂畱
葬洛陽嗚呼然首正之論非乎要其終與季札之意相
同亦達者之高致也

漢姜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友愛天至常共
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

往就室噫此可以砭楊氏兄弟之謬矣
金華長僊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義
役幾二十年吳芾與致十一人與宴更其鄉曰循理里
曰信義此十一人者惜不知其姓名真可師也今一家
兄弟子姪每遇戶役輒相告爭況鄰里乎當以此爲法
惜未一試行之命曰夫人稟天賦之靈以主其家也
宋張孝祥蚤負才俊殿試問師友淵源人皆攻程氏專
門之學孝祥獨不攻高宗擢第一人召對百言皆切時
政後所至有聲但初登第出湯思退之門後知平江張

浚薦之召赴行在渡江初朝議惟和戰二字張浚主戰
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人二公之門而兩持
其說君子惜之夫孝祥於思退今所謂座主門生也於
張浚今所謂舉主門生也是皆有恩於我者固當報之
然皆同立危朝當以國事爲重不當以私議爲黨何則
所重有甚于恩者故私情有不暇顧也若以恩言則師
生之恩孰如君父君父有過尙且諫諍而況於師生乎
如孝祥者能調和其間同歸於正上也否則直言是非
奉身而退乃依附隱忍而兩可之下矣吾友李一吾趙

甬江門生也嘗恥出其門未有一言相假借在孝祥上
矣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
敢復言賈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
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
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
事逃亾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
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
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

黨禁錮卒於家夫賈公能奮身以救黨人而不肯開門
以納公孝其視破族屠身相繼滅亾者何如東漢諸公
雖慷慨澈昂徒自取釁端亦何補于國家若賈公真可
爲法處波蕩之中而獨能自立信非有道者不能

鷄林子卷四

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
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
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隳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
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
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
與械事有可恕小民隳財免於殺掠理必喜而云食其
肉傳者過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夫賂賊安民此
仲約一時苟全之計然猶可諉曰猝至無備至於邊防

則戍守素嚴近日邊將力不能拒每先期齎金帛方物
求免入寇寇間所之則指示他路故上谷賂則犯雲中
雲中上谷俱賂則犯遼薊紛紛效尤遂致邊備大弛以
至海防亦有然者是皆仲約之遺術也可勝歎哉
唐文宗自太和乙卯後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
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謂修己曰斯
開元東封圖也因命懸於東廡下舉玉如意指張說輩
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
惋惜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耐盞爵從步輦歸寢殿

又一日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夫爲君上乃亦憂事不治而以酒自解者乎夫事不治則當廣求賢才以自輔如張說輩豈絕世而難得者此其不足有爲可知已近聞上谷有撫臣報虜至輒呼火酒連進三觥再報則鼻息轟轟如雷及覺則虜已鈔掠出境又抽毫作報捷疏矣乃知麴生能掃愁其功甚大

梅宛谿爲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鞠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寃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偶醉

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并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唧唧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誼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旣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捨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捨治吾當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爲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

資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爲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
美昔爲誰張成昔爲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
何不他去曰旣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
出爲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卽曰所語於人者也
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同曰日中有神否
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
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兩院所親
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人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
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

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
如是書此爲報應之一端云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隴鄰人與之鬪擊殺之已
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爲
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尙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
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爲某
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尙蚤引避溷中頃有登溷者鬼
曰此卽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爲若子卽
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卽

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將吾
從顛門送入其子卽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
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腳下鬼尋獲復送
入顛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
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
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曖昧人所不及知者與
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
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
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

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
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
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
金河南人與宛谿同入竟者宛谿名守德寧國人先爲
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宋呂獻可沒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有倖臣棄
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
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謂倖臣蓋指荆公
云誌未成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仲通

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因代書
曰成父之美可乎仲通又陰屬呂氏諸子勿摹本恐非
二家之福時蔡天申爲西京察訪厚賂鑄工得書以獻
安石初欲中濫公安石得之挂壁間曰君實之文西漢
之文也昔庚戌科大學士張公主試事策引蘇轍重臣
權臣論爲問時王翰林與張公論文有隙試錄未上先
使人馳進一冊於首相其意有在後相公亦不問小人
之中傷人率多如是可畏也已
禮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二事

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觀於此古人輕技甚矣今如工
作之類以卿大夫之官官之反有齒先於士者與先王
之意大相遠矣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
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
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
懷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
義徒爲佳麗耳去古遠矣

昔韓公雍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追斬大藤峽嶺表
悉安遂于梧州開府聽治每賓客過必厚贈軍前所費
無算而士皆盡力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
達而政績亦不逮前至今稱度量廓大者猶誦說韓公
而不知韓公之平兩廣不在於用物之侈而在於謀略
之妙也嘉靖中東南倭亂趙甬江往督戰能以喜怒禍
福人自巡撫下至有司無不惴惴趨命以賂相悅動以
數千往往諱僨軍爲有功以詭獲爲真俘又有力至於
內者言無不應稍拂意則詆以罪輒致喪身東南緣此

大困仕人以是競進賂愈重則遷轉逾速議者反目爲
邊才指顧視理法者爲狹小多忌不足重任一時遠近
化之凡軍中糧餉皆爲饋遺不復顧念尺籍而浙中尤
甚士夫過者視其官之清要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
一二百金士夫亦以此多之彼蓋以韓公爲法韓公且
以是敗而況不及韓公者乎此捧心學西子者也
五季時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
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
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

興紇懼出屯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
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火艦突之紇敗捨之斬於建
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
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麾節
鹵簿如刺史之儀昔漢高以天下之故不顧太公而卒
全其太公洗氏以守國不顧其子而卒全其子漢高以
智洗氏以義合而觀之兩奇事也若婦人則尤爲難矣
字書謂偃爲虎役蓋人不幸斃於虎者其神魂不散被
虎所役爲之前導是偃可謂鬼之愚者矣噫今人國破

家亾反臣事其人爲之致力豈非偃之類也哉不自以
爲愚反謂明於去就可哀也已

東平有東門子王德元者學全真之道有得後學者至
必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之曰何誑我也
其人駭而問焉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
於其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真姓非
汝姓也彼蓋以真性爲姓故以今得者爲強耳學者知
是可謂吾忘我矣其言大有開發又嘗問人曰汝年幾
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

千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此真足以齊死生等彭殤矣視蒙莊之言更易覺悟讀之豁然
隋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衣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柯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稱以爲瑞吾聞鶴千年始巢於木木必喬枝可謂靈

矣然猶不免焉至於拔翮救子得者不以爲媿而反瑞之則是自斷其尾自齧其臍以遺人者亦可表賀獻頌矣如此而欲不亾得乎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未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而聽左右之請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乎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可乎申子辟舍請罪噫今之論政者何以異於是嘗見臺諫建言崇儉素而已之宮室衣服宴飲則

修論驛傳之苦則言可出涕而於親故則假文乘傳惟
恐應之不恭於奔競者則醜詆禁止而於己則計日求
陞甚有俸在人下以力超出之名曰閨位他日可陞四
品京堂者求補五品可陞大九卿衙門者求補小九卿
不一年卽復他轉是何自敗於其言耶恐亦當避申子
之舍

東坡有曰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
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吾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
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

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此皆不善論詩者非惟
不能詩且不能遊夫遊覽者遇山水花木佳處緩步縱
觀稍遠方倦亦多命駕如江南遊者多汎舟至山麓迤
邐尋徑徑有肩輿候客多乘以入山賞畢復還舟中儻
有詩紀行便兼言舟車亦不爲復且步且駕方見其妙
若無是事而虛爲是言則爲病矣必如子厚之論則竹
竿之詩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
紛紛上下矣

徐子仁篆書甚工嘗見千文篆本以爲當傳有道士沈祖鵬曰惜一字差耳曰何字曰晉楚更霸霸字當篆作伯字今作霸謬耳余曰是誰爲之說曰邢雉山之言也余莫能辨及讀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動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正音爲靜字旁

聲爲動字則齊楚更霸用霸未爲謬也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髯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吾讀至此不覺毛髮豎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亾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乃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載尙流行宇宙間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論

諫艸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
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冊立茂為太子
而竄浩于昭州夫焚諫章美事也乃亦有不盡然者此
類是也

鷓林子卷五

終

吳縣汪士鐘三十五峰園藏書

仁和 胡 珽

金匱 江文煒 全校

元和 徐立方

陽湖楊春南刊印

天味	翁立可	金剛	玉文	金外
三味	勝	理		
奧	羅	王	士	論

鷓林子校譌

鷓林子五卷明趙欽撰向無刻本惟祁承燦澹生堂書目載之 四庫及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其傳本之希可知友人徐省甫繩祖於汪氏覓得舊鈔本攜以畀余檢其卷帙與祁氏所載合刊印後校出譌字開左咸豐三年六月仁和胡珽識

一卷一頁十七行

諭字誤
本作論

三頁十六行

憾字誤
本作感

六頁九行

雜字誤
本作離

鷓林子

校譌

九頁八行 不陸誤本
作不容

十頁六行 官字誤本作宜
老字誤本作去

十三頁十一行 鄧字誤
本作痕

十五頁三行 遊字誤
本作游

十六頁十六行 雜字誤
本作離

二卷九頁十六行 於字誤
本作止

十頁七行 今字誤
本作令

十四頁六行 瞻當
作瞻

十六頁十二行 其始下當勾住
下行係另段

三卷三頁五行 日字下少字
上常有崔字 九行 戲字誤
本作獻 十行 廓字誤
本作廊

十一頁十行 其為狠其字
下當有不字

十五頁八行 行當
作住

十八頁十三行 低字誤
本作抵

四卷三頁二行 日字誤
本作日

七頁十行 鳴字誤
本作鳴 十八行 霜字誤
本作霸

十一頁十三行 汪當
作注

十五頁十二行 鞞無此字
本作鞞 十五行 沾字誤
本作沾

十六頁二行 李當
作呂

五卷十二頁一行 吳縣誤按汪士鐘係長洲人

十五頁

十一頁

十八頁

四卷三頁

十八頁

十五頁

十一頁

三卷三頁

鷓林子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引 一頁三行 鷓字誤原作鷓
○賑當作賑

卷一三頁二行 為當
作得

四頁四行 候當
作候 八行 好當
作奸

六頁十七行 簡汰卒三字疑有脫文
汰當作汰从大上下文並同

七頁十三行 為當
作謂

九頁十四行 朱字誤
原作未

十頁一行 以佞譏孔子乃微生畝非高
也此以為一人不知何據

十八頁二行 日當
作日

十九頁四行 宋帝二字有誤令狐德棻仕唐初不得與宋帝問對

卷二一頁八行 並同鄰音縮 十八行 彥回反為多壽所累案此說未是南

齊書及南史褚淵傳皆云薨時年四十八彥宣所云期頤之壽特因論彥回而推言之非實事也此文竟以彥回為多壽誤矣

二頁十行 謂當作為下句方可承接

十一頁十三行 遊當作游

十二頁十四行 樂聲當作聲樂

十四頁二行 逞當作三行 日自言三字 連用疑有誤 十一行 奸

誤原作好 十四行 彼似當作彼

卷三二頁一行 劉尹郡三字有脫文當作劉惔尹丹陽郡事見晉書劉惔傳此條所引與傳文

盡同

三頁五行 少行上脫崔字見胡氏校為應加○誤用△又下十一頁十行為復上脫不字

亦誤加△

十二頁八行 其字誤原作具 十一行 人古誤原作古人 十三行十

四行 受從當作從受范書可證

十三頁一行 吾令當作令吾范書可證 四行 田當作毗晉書列女傳魏侍中毗之

女六行 爽字當在司馬魯芝上 八行 天下二字當依晉書作事 九行 崩上

晉書添 十二行 敞曰然則事就乎至非太臨字 傳之偶也晉書無此數語 十五行

謹當作謀 十六行十七行 鎮西下當依晉書添將

晉書可證 十八行 子琇上當依晉書添

其字其後會三字晉 鍾會之出晉書無此五字

十四頁一行 為吾晉書作吾為又憂下無之字家

司馬文王謂文帝也晉書云琇固請於文帝帝不

聽此條所引與晉書互有異同上文司馬宣王云

云晉書作宣 五行 以知誤原作以智

帝亦其例也 應加△誤在上文

十六頁十二行 味上脫嘗字行下

十七頁五行 吏當作史古書 八行 世臣隋書本

傳作朝臣 十 六行 盼當作盼又

卷四六頁同

十九頁七行 請當 作講

二十頁四行 案陳振孫云碧雲蹶以辰鳥為書名

其說不遜必非聖俞所作或云實魏

泰所假託王性 之辨之甚詳

卷四九頁九行 願字誤 原作頗

十一頁十三行 留字誤 原作異

十二頁五行 吾是益驗 疑有誤

十三頁六行 良當 十行 尺下當

十四頁五行 貞疑 十六行 已當

附補校

卷三三頁十行

其字誤原作其

四頁九行

謂下勝充字嫁下衍而字原本不誤

卷四七頁六行

力疑作烈或作勇

九頁十七行

効當依晉書作効

十一頁十三行

留字疑

卷四六頁六行

顯字疑

六頁六行

疑字疑

二十頁四行

其字不疑

十六頁六行

疑字疑



